

青青山上松

□ 温 姣

青青山上松，数里不见今更逢。
不见君，心相忆，此心向君君应识。
为君颜色高且闲，亭亭迥出浮云间。

为君颜色高且闲，亭亭迥出浮云间。
这是唐代诗人、画家王维出塞时所作，题中“新秦郡”便是古麟州，即今陕西省神木市杨家城。大约当年王维出塞期间，路途看多了大西北的连绵黄沙与植被贫瘠，策马踏进新秦地界，漫山起伏的松林倏尔映入眼帘，一树树深绿浅绿立于山川之上、天地之间，刹那间天更蓝了地更阔了，内心瞬间被这清新景色捕获，不觉心驰神往，惊喜与震撼间，吟出这首流传千古的名篇。这也是与麟州故城有关为数不多的轻松闲逸诗作。

古代文人墨客写古麟州，往往偏向写萧瑟肃杀的秋，或咏怀忠勇的杨家将，或悲鸣烽火战乱时的民不聊生。北宋时期，麟州故城属宋、夏、辽交界的边陲重镇，战乱频发。烽烟滚滚，战鼓锵锵，草木萧萧，民心惶惶，望不尽的疮痍荒凉，于是便有了范仲淹千古一叹：

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
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
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

初登杨家城是在几年前，恰逢立秋时节。蜿蜒而上，松树笔直挺立在道路两旁、山腰，所到之处皆有松树的身影，经历过春夏的焕发和蓬勃，立秋的青青松树愈显苍翠。

与想象中的边关重镇完全不一样——不似雁门关险峻，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，可见时南来北往的客商车辙印痕清晰可见；亦不似镇北台雄伟，雄关要隘像屹立于大漠中的战将，战乱时抵御敌人来犯，和平时凝望城市的成长。杨家城的东西城遗址已基本被农耕瓦舍覆盖破坏，未钻研过或初次来访的人很难辨认，只能在讲解下沿着绵延的垆头地畔依稀了解大概。幸而内城城垣保存尚好，最高处有18米多，上面到处点缀着稀稀疏疏的茅草，仿佛自古代而来过路歇脚的老人，脱下帽子弯腰坐在山坡上。

继续往山上走，过了摩崖石刻，来到将军祠广场。见石牌坊上题：“众口成碑传奇数卷称无敌，一门报国忠烈千秋有几家。”从初代杨弘信开始，到第二代的杨业、杨重勋，直至第五代杨耿，几代人忠勇报国、前仆后继。后世演绎出各种版本，电视剧、电影、戏剧、小说和评书又丰富演绎了余太君、穆桂英等杨门女将，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妇孺皆知。记得去年3月底神木市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后，50多名文学艺术界代表走进杨家城参观采风。远远望去，



草原那达慕

□ 阿 莲

夏天的乌兰毛都大草原，草木更加繁盛。漫山遍野的绿色，把蓝天衬得更蓝，把白云衬得更白。山坡上的羊群，仿佛在天边飘着，若隐若现，神秘秘。散散漫漫的牛群，一般都在弯弯曲曲的乌兰河边放养。

乌兰毛都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草原，而是一座又一座的山丘，左也是山丘，右也是山丘，好像有走不完的山丘。

这阵子，山脚下正在举办那达慕大会。那达慕是蒙古语，意思是娱乐、游戏。牧民们身穿艳丽的蒙古袍，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，在这比赛马、摔跤、射箭、跳舞、唱歌，还让成群的牛羊在广场上呼呼地行走，让成群的骏马在草原上奔腾。如此浓郁的蒙古族特色，引得一些名人纷纷前来献艺，唱歌的唱歌，朗诵的朗诵，跳舞的跳舞。这一热闹，就是一个月。

赛场周围的摊位上，尽是草原特色美食。大铁锅里炖着切成大块的羊肉，摊主捞出来盛在大海碗里，端到桌前。趁热夹起一块放进嘴里，或

杏林花海，漫山芳菲，在春风里傲然绽放的红妆英姿，不就是千年之后杨门女将的风采重现吗？文人墨客醉心于此，杨家城和杨家将的传说又添了浓厚的文学气息。

再往腹地走，就能看到掩映在松树林中的将军祠。可以肯定的是，绝非王维看到的那片“青青山上松”，这块松林尚且瘦小，将军祠也是2008年于宋代真武庙旧址上新建的。只见正殿门口两旁柱子上刻着：“铁马金戈志在燕云万里驱驰号无敌，伟业丰功肇于麟府千秋忠烈誉满门。”这副楹联是对杨家将英雄事迹的高度概括和歌颂。进殿正对面立有杨弘信、杨业、杨重勋父子塑像，墙壁绘有杨家将故事图画，中间空地上摆放着麟州故城全景沙盘。遇到几名游客，其中一对是母女，母亲正蹲着给女儿讲述这些人物的传奇。历史雕刻了杨家将的身影在此，忠勇爱国的精神在这一方土地上延续传承。

走到一处古井，井口凿痕清晰，颇有来历。据史料记载，北宋时杨家城内驻扎着约两万军民，人畜用水皆取自城外东北方向的草地沟。咸平年间，西夏李继迁率两万铁骑围攻麟州，城内缺水严重。此后，守城将领率众在城西北临窟野河之危崖处凿井两口，但未通河底。庆历元年（公元1041年），西夏李元昊率众数万，又开始围城作战，欲切断水源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杨家城内“民乏饮，黄金一两，易水一杯”。兵临城下，忠勇的杨家将难道会束手就擒吗？守城将领率众在原有的两口井上继续凿井，夜以继日，数月方成。至此，窟野河底冷冽的河水顺着凿痕、沿着井口翻涌而上，融进了杨家城两万军民的滚烫热血。麟州城之危解矣！两次凿井，凿通的是岩石，打通的是麟州军民誓死保卫家园的生命线。

遥见一树冠如华盖，枝干挂满祈福的条带，红绿相衬，蓝天相映，颇为俊美，引人驻足。友人告知，此树便是五指柏。当年，杨业意欲投奔北汉刘崇，即将离开家乡之际，其父杨弘信命其亲手植柏树一棵于此，意为“根留麟州，树在人安”。如今杨家城脚下的人民安居乐业，恰如五指柏一片欣欣向荣景象，谁说不是前人栽树的底荫呢？

傍晚，登上烽火台，正值夕阳依山而落，瑰丽的晚霞披洒在暮色时分的杨家城上。恍惚间，湮灭烽火战乱、跨越千年时空的杨家城裹挟在逶迤柔和的明长城遗迹间，宛如襁褓中的婴孩一般依偎在亘古永恒的夕阳余晖中，松林化作蒲扇轻轻摇曳，整个杨家城氤氲着一股深沉的安宁和静谧，徒留塞下雄风吹不尽的黄土柔情和悠悠万道不完的古老传奇。

近日，知名作家俞天白的长篇纪实作品《生命在路上：旅途杂记》出版。该书收录了作者1982年至2009年期间的旅途杂记，以日记体形式，记录了参加作家笔会、编辑组稿、记者采访、文化与经济研讨等文化活动时的所为、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游、所交往，按出行时间顺序排列。无论是黑龙江的顺流漂行、长江大小三峡的溯行、沿长城的河西走廊寻踪行，还是从珠江三角洲到海南岛腹地的穿梭行、西南边陲的环行、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沿行，旅途劳顿而笔耕不辍。作者坚信，“生命就是在路上”。他在该书题记中写道：“生命就是一种经历，人生如逆旅，都意味着在路上。这是踏踏实实的腿脚行走之路，也是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之路，更是坎坎坷坷的与命运抗争之路，就看你准备获取什么。”“回望我这一条生命之路，时代、社会提供给我足够的条件，让我游历了不少地方，直至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，最大的价值，也就是沿途的风景。”该书文笔生动，写景记事详细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。本报特摘选书中部分内容，请读者跟随作者一起徜徉生命之路，领略“沿途的风景”，感受“岁月的温度”。

生命就是在路上

——《生命在路上：旅途杂记》题记（节选）

□ 俞天白

共享，然后收录于我的散文随笔集中。包括我到德国探亲时在欧洲的游历。至于到俄罗斯、美国旅行，虽然有记录，但都是旅行社组团，所见所闻都是批量的、出自规定的版本，不值得增加此书的篇幅。收录于此的，主要是参加作家笔会、编辑组稿、记者采访、文化与经济研讨等自由度都比较大的文化活动中，所为、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游、所交往，按出行时间顺序排列。巧的是，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变动之巨，幅度之大、震荡之烈、对社会影响之深，完全值得载入史册，一些景物，今天我们所见，和我所记的完全两种气象了，像新疆的高昌古城，我见到的，是羊群在我垣断壁间随意拉屎撒尿的地方；又像潮州韩江上的广济桥，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，我所见的，只是在废旧的桥墩上用水泥堆砌出原有的形式，帮人想象国内唯一的集梁桥、浮桥、拱桥于一体的建筑是什么样子，今天不仅恢复了原貌，也竭尽了当代的奢华。这些巨变，通过堪称社会精英的这些作家、教授、专家的认识、思考活动，展示于人、存录于世，其价值更是无可替代；同样，也因这三十多年巨变中同质化所造成的弊端，给我们提供思考的空间。至于终止于2009年，不是我在这一条“生命”之“路”上没有继续“走”，而是1992年开始我用电脑写作，使用的是五笔字型，虽不存在“握笔忘字”的烦恼，但毕竟是在机械上敲键盘的事，日久天长，逐渐形成以握笔为累，以携带笔记本电脑为麻烦，让“旧病”复发，日记虽记，笔杆虽用，却只用以备忘，不想详细记录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我所定义的“生命在路上”，意味着山明水秀，桃红柳绿，鸟兽共生，四季变化、东西各异，南北不同，这种异质变换所激发出来的活力，经

又上锦秋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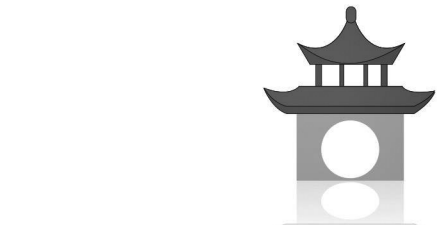
□ 马 力

可表：“抚事复怀昔，临风独彷徨。”实则香家的由来，源于一则传奇故事，是清朝一个叫张盛藻的江南道御史凭空编出的。虽如此，照张中行先生的看法，陶然亭畔的香冢、和西湖的苏小小墓、虎丘的真娘墓一样，创造了情感的世界，心人其间，“得到泪与笑，不是慰情聊胜无吗？”埋骨的穴穴，守着悠长年光，永远安静。

旧闻太过虚渺，轶说又多坠湮，无从追起。借古人的话，就是“茫然千古，沦耶！桑耶！漫不可考矣”。那就把心情收拢，姑置勿论。

绕坡北去，稍向西一折，见着隆起在锦秋墩松影下的合葬墓，墓中永眠的高君宇、石评梅，却是有史可稽的。这对牵手向前的爱侣，有年轻人的朝气，更有革命者的浩气。生前，他俩来陶然亭看风景；死后，他俩也成了这里的风景。此处安息之地，是一个雪后的天气里，高君宇亲自选定的。“四个月后的他心愿达到了，我真的把他送到陶然亭畔，葛母墓旁那块他自己指给我的草地上埋葬。”石评梅这样写，“我睁眼四望，要寻觅我们一年前来到这里的遗痕，我真不知，现在是梦，还是过去是梦？”落在纸上的每个字都是泪，在她的这篇《我只独葬荒丘》中悄悄地洩开。只身来到陶然亭的她，四近又是茫茫的雪野，寒风也吹得紧。满眼的萧索景物刺着她，满心的忧愁愁绪萦着她，感结而不能自己。三度春秋过去，高君宇这“荒草夕阳下，一座静寂无语的孤冢”旁，又添新坟。坟下的石评梅，再也不醒。

灵魂却醒着。“我是宝剑，我是火



重游陶然亭，湖上一座大石桥，榭湖桥。水面分作两半，各踞东西。过了题“佳境”的牌楼，临着湖心岛了。这岛，从古以来唤作“锦秋墩”。晚清小说《花月痕》我不曾读过，这次为了写陶然亭，碰到它。那里面说：“京师繁华靡丽，甲于天下。独城之东南，有一锦秋墩，上有亭，名陶然亭，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。四围远眺，数十里城池村落，尽在目前，别有潇洒出尘之致。”小说家言，虚实相生，魏秀仁的此番字句，倒跟我的眼底之景略近。

锦秋墩，积土日久，乃成。一条细瘦坡径通上去，墩顶介然而立者为锦秋亭。亭檐翘出四个角，如翼，似能把亭子带上天。《花月痕》说“（陶然）亭左近花神庙，绵竹为墙，亦有小亭”，这个小亭，应该是它。花神庙早圯，亭依庙址而起。那亭匾上“锦秋”两个字，蕴着不浅的画意。

墩上，草卉幽秀，林木蓊翳。交覆的绿荫下，旧有香冢、鹦鹉冢、醉郭墓和赛金花墓，现今都已不见。先是花神庙没了，后是从家没了，连遗迹也无。唉，时间带走的总是太多。形虽无迹，事有可传，也就是说，各有一段因缘入人肺腑，聊供含咀。香冢不寓土子佳人的悲欢。传言，进京应试的江南士子，与青楼佳人之爱而生爱，遂缔婚约。别时期以重聚之日，谁料士子因故迟归，佳人竟为情所困而身殉了。士子一恸几绝，葬女于墩上。冢前碑铭“一缕烟痕无断绝”之句，最易牵惹伤情。心神飘飞，才女瘞花、校书埋玉的旧典，我也依稀记起。花留余馨，人存遗恨，一时心境，唯唐人之诗